

## 祖師禪

禪是「禪那」的簡稱，梵文：Dhyana，意思是「靜慮」，即是在靜定中觀察思慮，消除妄念，啟發真實的智慧。這是禪的學術譯義。

從廣義來說：修「禪」即是修「心」，所以無論你學習哪一宗派——密宗、淨土宗、天台宗、唯識宗、華嚴宗、三論宗、律宗——都是與「禪」息息相關的。一個真實的修行者，無論行、住、坐、臥、語、默、動、靜，都離不開「禪」。永嘉大師《證道歌》說：「行亦禪，坐亦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。」所以，禪無處不在，無時不是。

但是，從狹義來說：禪是佛教一宗派，大致可分為「如來禪」與「祖師禪」兩種。「如來禪」(註二)以佛陀所說的經教為主臬，為文字所詮，故又名「教內禪」；「祖師禪」是不依教內經論，「不立文字，以心傳心」，故又名「教外禪」。

### 禪宗淵源

根據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三記載：菩提達摩於梁武帝普通年間，從南印度來到漢土，弘揚禪法。歷代從印度或西域到中原的胡僧，多數有自己所尊奉的經論，為其禪法的依據，唯有菩提達摩未帶來一經一論，因為他所傳的禪法，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。達摩以前的禪師：如安世高、鳩摩羅什、支婁迦讖、佛陀跋陀羅所弘揚的禪法，都以經教為依據；及至達摩來華後，漢土禪風遂由參考文字的漸證法，變為不立文字的頓悟法。

達摩把禪法傳給慧可；慧可又傳給僧璨。但由於遭受武帝滅佛的災難，僧璨沒有發展的機會。後來他傳給道信；道信傳給弘忍。弘忍之後，禪宗分出惠能和神秀





南北兩派系。惠能一系取得了獨尊的地位，而神秀一系則幾至式微；因此惠能派系遂發展成為中國禪的主流。

從達摩到惠能，「祖師禪」經歷六代。後世稱達摩為初祖，惠能為六祖。其實禪宗的宗派形成，直到惠能才大放異彩。他不僅開創了中國禪學，而且他的思想可以說是禪宗最重要的寶庫。

## 五家七宗

中唐以後，「祖師禪」進入了百家爭鳴，萬花齊放的時代。六祖惠能的門徒眾多，其中以荷澤神會、青原行思、南嶽懷讓的成就最為顯著。相傳《六祖壇經》是神會撰述的。他的禪法後世稱為「荷澤宗」，但傳承甚少；反而當時寂寂無名的懷讓與行思兩門，漸漸興盛起來，師承悠遠，形成了後來「五家七宗」的禪門派系。

懷讓傳馬祖道一，道一又傳百丈懷海。懷海後分出兩派：一派由黃檗希運傳臨濟義玄，成為「臨濟宗」；另一派由滄山靈祐傳仰山慧寂，形成「為仰宗」。

青原行思傳石頭希遷，希遷下分出兩派：一派由藥山惟儼傳雲岩曇晟，曇晟傳洞山良价，良价傳曹山本寂，建立「曹洞宗」；另一派由天皇道悟四傳至雪峰義存。義存下又分出兩派：一派為雲門文偃，創「雲門宗」，另一派由玄沙師備三傳至清涼文益，創立「法眼宗」。就這樣薪火相傳，「五家禪」相繼建立，禪宗進入極盛時期。

到了北宋時，「臨濟宗」經六傳到石霜楚圓，又分出兩支：一為黃龍慧南的「黃龍派」，一為楊岐方會的「楊岐派」。總括來說，由唐代六祖慧能傳承下來，到北宋諸祖，禪宗發展為「五家七宗」。

五家禪宗的「家風」各有不同，但其宗旨則不離六祖的頓悟心性，自我解脫。所謂「家風」就是各宗師接引後學的獨特方法，如為仰宗的「方圓默契，親切溫和」；雲門宗的「截斷眾流，不容擬議」；法眼宗的「對病施藥，掃除情解」；曹洞宗的「家風細密，言行相應」；臨濟宗的「孤危險峻，棒喝並施」。五家中影響

最大，延續最久者是「臨濟宗」。它的「機鋒」、「棒喝」、「公案」與、「話頭」，甚饒禪趣，在禪門流傳最廣。

### 機鋒棒喝

何謂「機鋒」？禪師認為言語文字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假借施設，而禪修是心性的體驗，必須超越言語文字的規範，才能把「真心」解脫出來，所以他們在教學時，因人因時因地而施行各種不規範的形式去接引學人。起初一般採用隱語、比喻、暗示、問答等方式；後來進而發展為動作。這些形式大體包括如下幾類：

有時，禪師以緘默代表說法。《景德傳燈錄》卷十四記載藥山惟儼上堂而不說法的典故：

「一日院主請師上堂，大眾才集，師良久便歸方丈，閉門。院主逐後曰：『和尚許某甲上堂，為甚麼卻歸方丈？』師曰：『院主，經有經師，論有論師，律有律師，又爭怪得老僧？』」

藥山禪師認為經律論可以說，但禪是不可說的。所謂：「一落言詮，便成戲論。」言說反而限制了學人的心路意識，得不到「真心」的自在解脫。

有時，禪師以不規範的言語接引學人。《五燈會元》記載一則趙州從諗與學人的對話：

「學人問：『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有！』曰：『幾時成佛？』師曰：『待虛空落地時。』曰：『虛空幾時落地？』師曰：『待柏樹子成佛時。』」

這些問答看似同義反覆，自相矛盾。其實，禪師們借助於這種不規範的言語，截斷學人的妄心思惟，使令超越邏輯和言語的限制，達到迴轉反觀內心世界的妙用。

《景德傳燈錄·卷五》記述一則「答非所問」的機鋒：

「有僧問：『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』師答：『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，重七斤。』」



問者認為如來藏性住於「某處」，尚在時空的範疇內思惟，未擺脫生滅有為法。師的「答非所問」，暗示學人所修學的與真心風馬牛不相及。

禪師有時以動作啟發學人。《碧巖錄》第四十二則有龐蘊居士在雪飄中掌打禪師的公案：

「有一天，龐蘊拜辭藥山禪師。藥山命幾位禪徒相送。當大家走到山門時，正值大雪紛霏，眾人見此勝景，心曠神怡，欣喜萬分。

龐蘊指着空中說：『好雪片片，不落別處！』一禪師立即就問：『落在何處？』龐居士聽後，一掌打在問者的肩膀上，以示啟發。」

龐蘊是開了悟的禪者。他說：「好雪片片，不落別處。」，因為這時他心內沒有動靜二相的妄想分別。好雪片片自上飄下，看似是動態，但其實「萬法性空，非動非靜，無來無去」。既然雪片重來未動，怎會有落處？禪師不明白龐居士的禪意，生起了計度思量心，所以他問雪片落在何處。他既不懂得領受當前的好風光，反而生起妄念，分別現象的動靜、去來相，所以遭龐居士掌摑提示。

何謂「棒喝」？禪師在機鋒運用的基礎上，為了杜絕學人的虛妄思惟，考驗其悟境，或用棒打，或大喝一聲，令學人從執着中猛醒過來，當下頓悟自心佛性。相傳棒的施用，始於唐代德山宣鑒與黃檗希運；喝的使用，始於臨濟義玄，故有「德山棒，臨濟喝之稱。」

## 公案話頭

「公案」兩個字，本來的意義是唐朝官府判決是非的案例。禪宗將歷代高僧的言行記錄下來，作為禪者之指示，久而久之成為座右銘。禪門認為這些記錄可啟發思惟，而且尊嚴不可侵犯，猶如官府的判決，故亦簡稱之為「公案」。

這種風氣倡始於唐代，到宋代大盛。禪門「公案」大約有一千七百幾則，但通用的不過五百幾則而已。這些公案都記錄在禪宗經典內。



禪宗有參「話頭」的法則，但「話頭」不就是「公案」。「話頭」是從「公案」中拈提山來的某一句話或一個字，作為參究的對象。以唐朝趙州從諗禪師的「趙州狗子」公案為例，《無門關》第一則云：

趙州和尚因僧問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

州云：「無！」

無門曰：「參禪須透祖師關，妙悟要窮心路絕……（中略……）如何是祖師關，只一個無字，乃宗門一關也。」

這「無」字是「話頭」，而「趙州狗子」整個言行記錄是「公案」。

佛經不是說眾生皆有佛性嗎？為何趙州禪師說狗子無佛性呢？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？其實禪師藉公案之「非邏輯性」來截斷學人一般偏執的思路和意識邏輯的推理，從而引發他們的疑情，啟迪內心的「實相般若」。

有人來問佛教，如果用言語文字去解釋，就成為自己的知見，當下成為法執。如果不用言語文字就無所顯示，所以「公案」成為了禪門方便的參究和研討的工具。

臨濟宗宗杲禪師提出一種參禪方法，不必默照，亦不必參究「禪門公案」，只要將某公案內某句關鍵性的「話頭」提出來，時時參究，努力不懈，緊參不放，假以時日，就能夠開悟，這就是參「話頭」。

最常見的話頭有：「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？」、「狗子有沒有佛性？」、「念佛是誰？」、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、「庭前柏樹子」、「無」等。

參話頭並不是文字上的推敲，亦不是理性邏輯上的思量，是要行者起疑情。所謂大疑大悟，不疑不悟。當你不斷地去參究，妄念會愈來愈少，到後來只有一句話頭存在。當話頭的疑情盡消時，就是悟處。

## 禪宗經典

自唐代《六祖壇經》面世後，禪門遂大開語錄之風。所謂語錄，是禪師們的言行記錄，包括開示與問答，通常是門徒在禪修期間所編彙的。除各家個別的纂集外，還有連貫性的語錄：如《景德傳燈錄》、《續傳燈錄》、《五燈會元》、《碧巖錄》、《從容錄》、《無門關》、《古尊宿語錄》、《正法眼藏》、《指月錄》、《宗門統要》、《永平頌古》等著作。

「祖師禪」既標榜「不立文字，以心傳心」為宗旨，為何又參究語錄呢？其實，禪宗「不立文字」的意思，是不執着文字、經教，並非厭棄文字，或捨離經教。言語是用作表達道理的，它本身並非道理。初學者要依言以會道，至於會道後，就應該合道而忘言，不能執着言語。文字猶如渡河之木筏，及至彼岸，則必須捨筏而登陸。

其實，初祖達摩至四祖道信傳授禪法時，亦以《楞伽經》為依據。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三記述：「達摩謂：『吾有《楞伽》四卷，意用付汝，即是如來心地要門，令諸眾生開示悟入。』」六祖惠能是聽聞《金剛經》而開悟的，所以他力勸禪者受持《金剛經》。禪宗並非不依文字，而是教人不要拘泥於文字。禪者要跳出思惟邏輯的規範，文字的限制，才能證入無限的內心世界啊！

這些經典，是歷代禪師智慧的結晶，是學人的「標月指」<sup>（註二）</sup>，其典籍數量龐大，數以萬計，文采瑰麗，字字珠璣，是中國哲學、文學、歷史的文化寶藏。

印度佛教祇有禪而沒有禪宗。禪宗是純粹中國佛教的產物，所以太虛大師說：「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禪。」他所指的就是「祖師禪」。誠然，禪宗在中國影響深遠，是最具特色的佛教宗派。

註一：請參閱《溫暖人間》一一六期廣結善緣專欄拙作「如來禪」，內容略述如來禪的意義與修行次第。

註二：指示月之指，稱為標月指。佛教將「真如」比喻「月」，故對不知真如（月）者，以種種法來說明（指）真如（月）的實相。